

王陽明先生全集

中華圖書
館印行

卷之四

五
七
九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五
四十七
四十九
五十一
五十三
五十五
五十七
五十九
六十一
六十三
六十五
六十七
六十九
七十一
七十三
七十五
七十七
七十九
八十一
八十三
八十五
八十七
八十九
九十一
九十三
九十五
九十七
九十九
一百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

德洪葺 師文錄始刻於姑蘇再刻於越再刻於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覲况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為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為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峰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肩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二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人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與孺子而為一體也見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

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直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底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摩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久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

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為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

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

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識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識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識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

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氏與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平治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須諸君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好為異說以混正學故云然師既沒之功謂一見本體其者湯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即好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其者湯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物之最上乘意亦已過矣自使徑約而不知已論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大學之教自孟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且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墮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衝之

馬漂湯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己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靈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忘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其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箴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

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斂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為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為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爾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數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為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畧編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向折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數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為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太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為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為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為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自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為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為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

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為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為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為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近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好矣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

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為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為卦上震為雷下巽為風雷動風行顛揚奮厲翕張而文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為風為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為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象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為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為遯之所以為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明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

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避之時道在於避則避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避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避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止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為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

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而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為王而予以君臨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予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歛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為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為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為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為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為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

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母意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年麥在田而百穀未播益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為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年麥亦如何哉夫年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年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益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眾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左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宗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蕭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喧喧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雖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聞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為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深里之外盈尺之牘

乎孟子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為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尚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

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為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曰眾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馬故居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盛藩之後專發致良知之學無聞於動靜則相慶以為見濬中子弟尚多能道靜坐中光景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聞於動靜則相慶以為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濬土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頌空而不修者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熺子正德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燦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

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相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為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為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為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

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為致此意務相砥勵以臻有成也人行遠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為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為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提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為學莫要於精專毋為習俗所移毋為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為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益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瀉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為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曰翁為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曰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遠出益慮男之搗其虛躡且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賫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 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為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日暮切勿以不孝男為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懼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為賊所襲即日遣家人閒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為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避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為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焚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間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 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為 國傷臣願先去以為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為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

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燬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良惶奔亡不攜他物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及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為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為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

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度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者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麩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為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瘥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濶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卧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相益進修但當茲未俗其於規切整肅恐亦未免有群雌孤雄之歎如何印弟凡劣

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益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已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 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 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為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埽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悖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為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具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 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跋涉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勞瘁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 祖母在亶亶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為心老年之人獨不為子孫愛念乎况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為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為子者不敢直致惟望 太叔為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

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勞瘁苦塊良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為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概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三卷

正憲字仲甫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託家政于魏子廷約使飭家眾以字肖子託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

以飭內外延余所寄音問當軍旅空惚之時猶字畫適勁訓成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鄉子謙之陳子惟睿來自懷玉奠師墓於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

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

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

廣中事頗急口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

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眾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

祖母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鈴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

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道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諫高明凡肯勉汝以德表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應此時當此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自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

出否此等事我方有 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天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貞與蘭亭種
觀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數行日進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
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
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曰
望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
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 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
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蔭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
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
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
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已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且養病
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

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耳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其傳播徒取快譏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為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實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實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為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尚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為家不顧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瑣亦老實可託只是大執懸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關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

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為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後為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禮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已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樂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疎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之人為苦爾尚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剿之事益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游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

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為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尚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益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况於吾儕學未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為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為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尚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為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雪上雪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詳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卻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尚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克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間中有見不妨寫寄虔亦有所警發也甘

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清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為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勿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刑賊皆長惡怙終其間為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為難而處之為難非處之為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為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暮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惶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為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群盜為南贛患歲無虛月剿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柳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願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為備已久柳桂之賊為湖廣兵數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為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尚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未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

力省費而易為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利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潑然冰釋幸甚幸甚學未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其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群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令屯兵利頭且半月矣利頭賊首池大鬚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請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為怪利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為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利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澹泊之機知已當亦為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盲捷然亦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尤疾相仍積氣

曰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止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 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 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 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亦平復即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近得江西策問深用驚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願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荼苦之人已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及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先未能徧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

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為何如

與高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益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為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為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十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為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意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尪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洵震搖使無一入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曰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興疾還越死且瞑

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為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為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紛口耳講說徒足以為為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為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益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為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尚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為哉節夫姑務為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尚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為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為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為堯舜忝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為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

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為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為迂庶勤勤執事枉問之盛心為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封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為薦舉之累耳伏維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叢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揀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為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如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剽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壤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

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為役敢不鞭策驚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正暑伏惟為國為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啟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懼覆餗為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益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為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為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為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益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

為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來攻

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聞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幸甚幸甚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潯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為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持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

覆公之錄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啟極為草略迄今以為罪閩寇之始亦不其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益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龜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維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 救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為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度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為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遣罪戾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特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 簡用懼弗負荷祇 命

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 請實恃知己乃蒙 天聽並 賜允從 蕃錫
寵石 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勞遵尊成
略冀收微効以上答 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為難而能用善言之為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
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
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
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孰為似迂而實切孰為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
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膺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
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益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
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
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歎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
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瞶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揜覆文飾
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
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為佞詞以
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

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為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己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為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情隘詞迫乞冀於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尪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

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挪借肩湊殊為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為久安之圖乘閒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過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為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閒尚當具啟修謝伏惟為國為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臺鑒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為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為避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

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良懇特賜曲成生死肉骨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為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為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啟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阻遂不敢數數奉啟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縲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為控奏既未蒙 旨繼為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為 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 旨及底復請至今未奉 允報生之汲汲為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為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緣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疴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卧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為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鬻祖之請者正如夢

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叙臨啟不勝愴慄

屢奉啟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肉骨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賈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啟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為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

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為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往往似尚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窺望為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權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為台仲喜得此官為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為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為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為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即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可須臾而閒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為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啞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
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
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
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邱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為之扼腕不平思一
致其勤倦而况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為心願終歲奔走於山夷海嶽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
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為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
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 聖
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
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
省老親尢病交集尚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為之申理誘掖過情
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為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
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尢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
德之未能謝者尚容專人特啟不具

與楊邃庵

某之縲辱知愛益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
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為祖母乞

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
征偶獲微功而見誅於當事也則竟違眾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構於權奸也則
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為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
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
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
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為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
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
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適者先君不
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勞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為之代請頗為該部
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
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
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啟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為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已為之憂念不平徒增悚報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
非已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喘
喘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

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賞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日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尤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為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剷滌克穢復 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修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旱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竄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且暴揚於天下嘗置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嚴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群臣百司顧時一覩 聖顏而不獲則憂思悵惶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藉獒夫昧爽臨 朝不過頃刻 陛下何憚而不為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

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曰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撼城垣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 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群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行皇儲之慶思預防以為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曰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洋洋以與古先神聖為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美暇遊戲之娛乎今 陛下自即位以來 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甚至樂以易 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 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闕睢之風毓麟趾之祥曰御經筵講求治道務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者德循望之賢與其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 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 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 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 聞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為奏 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為禮部侍郎時嘗為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 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為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為言臣父蓋嘗具本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為暴白屢 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為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為兵部主事因瑾鄉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斤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 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為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為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充 經筵官 經筵講官 日講官又選充 東宮輔導官 東宮

講讀官與脩 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 殊恩祭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為之乞請 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 恩便道歸省 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 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 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 制詞有三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 陛下即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 恩蔭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 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為奏請乃令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為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 聖明度幾沐浴 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為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 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 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 恩

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為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為哉夫 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為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為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為之文飾矯誣以欺 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 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極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為也惟 陛下良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賞奏 聞伏候 敕旨

辯誅遺好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為誅遺好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尚書張子麟奏為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太冤事題奉 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衰經之中憂病良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 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

聚眾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甯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職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啟本一封眾共開視云是胡世寯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啟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為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誅況此交通之人今或家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黥綴撥拾異時根究牽引好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 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是以臣等不復為言且謂 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為臣之大義效忠於 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為世宥之獄悉由該院與張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好黨為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為他人書啟歸以欺濠而

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啟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為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
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
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
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
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為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 敕
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
徒偽為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濼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
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為
童子即以神奇薦入翰林不弱冠而已為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
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
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
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耆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 聖天子且將復起之
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
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

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為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人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斯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為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夫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為之屬受知受教益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為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為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為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二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為己謹獨之功能加為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為支離孰為

空寂孰為似是而非孰為似誠而偽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偽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解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為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新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為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為一身夫以天下為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太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

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叙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書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抗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為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 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數咨嗟復成一詩世

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錢雖發之於詩而不以政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未會謂守仁弱也宜為諸公執筆硯之役以叙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為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污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為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灾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體弱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省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

相枕藉以死為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請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母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體弱貧弟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民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灾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千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為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控告者非獨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故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貧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為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其惑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眾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為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由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即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寬宥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訛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偽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復來吾有以處之毋違洵洵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熟於簿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即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克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巖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燭禁民間毋宰殺酌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為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為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為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為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并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寨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為彼為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是說使我自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自守安分

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吾其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為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
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觀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
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第謹信脩睦各安爾家保爾產業務為善
良使人愛樂勿作克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
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闕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
蒙本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 鈞牌差吏龔彰賞局發銀二百兩到縣備
仰官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
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助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
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著令領價收
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 欽
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
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眾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
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

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疫疠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眾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為此連名具呈乞為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為備由申請聞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口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為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眾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眾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猛寇大起江廣湖湘之間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康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眾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荼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利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利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嶺賊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虜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馮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為學古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溲斯須不敬鄙慢人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為有勿以虛而為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温温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為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追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壯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已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度予知新患在好為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且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子擯人懼僂辱之弗違奚取以銘人之墓為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為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即喪次館下之士多為之請且言尚文之為人曰尚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免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為某不為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汙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為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秦州祖廉為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詳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敞即尚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為司訓

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未用大臣薦擢拜桂林陽朔縣丞頑弗即工者累年尚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序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路又為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阻栩栩其樹爰有周行子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君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再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為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既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子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踴躍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竄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瘡痍為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危而惟君是懼斯言也吾初不以為是人又謂瘡痍益不止之氣

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遭難之區也在憮邪為同類而君子為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悲其死也奚以喜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免已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為已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沈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為塵埃蕩為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甯府推官馮衡南甯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為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甯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克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為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為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即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為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甯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

也夫

祭張廣漢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條焉一載詎謂之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過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八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
為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
征再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
廢閣逆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闇闇內
光因歎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
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
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
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慈居集八卷半間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
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為是傳乎守仁
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
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
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

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已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已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益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發諸海不可限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為家君壽矣竟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為叙

澹然子序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元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為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叙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及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為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元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之性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煦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子之意安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真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隘關五運無留停貌然覆載內真精認斯凝難大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

明誠為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十鈞一絲微膚髮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於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矣也吾反于

孰葵孰為予友之尚為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為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益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為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為令三邑今為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為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動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

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養以風俗為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慙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為部屬且五年度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志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子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雷雨雷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子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為清苦而澹然以為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子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子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庶覈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子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妻矣媼族鄉黨之是懷南歸子樂也名父踞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為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子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為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為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為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窳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為歌詩遂成聯句懋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沈痛悵悒終有

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約為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
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
鹿豕木石之群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
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二月兩廣缺總制大臣 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
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為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
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 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為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
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幹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為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
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為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
論闕然以為非宜然已 命下無及矣為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 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
物議顧怏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
焉自 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為詩以寫其眷留多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叙而次
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父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女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

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為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益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喁然而心感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子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為乎色之不存子而德之子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其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甯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為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迹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為父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甯世之所慕而子不敢以為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子不敢以為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為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任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任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

道之行否為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疏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獾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為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聞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為父兄以我為親戚雍雍愛戴相着戀而不忍去况以為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人為父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

如一日君亦自為童子以至於今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燿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為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予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為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皮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為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達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巔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

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為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為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况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為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再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焉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刻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刻者尤為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為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為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為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環奇之材絕逸之足于青雲而躡風雷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邑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適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稜跑風拖雷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庑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縑牛刀試

王文成公全集
花縣鳴琴坐無為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為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為瘴毒崎嶇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之則潮益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為首舉甚至以為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為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群輩為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為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為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身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為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多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利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為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為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

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為而無不從有單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為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為有福矣夫為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暘董讀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為贈者為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闕略實為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任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公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

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為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求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眾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 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天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為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為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為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樵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謹謫而以謹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謹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子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為柳州刺史劉蕡斥為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王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義之邦我 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瘡痍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為嶺南甲郡 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為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 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為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子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者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其難人亦不甚為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聞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為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

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為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為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謹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為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 聖天子詢事

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曰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為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

實蹟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為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益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為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為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為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為而不及為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為獨善者學成使之任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象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即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為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

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為大 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為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為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於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為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為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為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夫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 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家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 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 制封君父坡鄰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為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鄰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鄰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其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如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羊途而廢垂成而敗者又往往

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
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
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 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
生不可也坡鄰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謀以是為賀雖然君子之
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
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為顯揚其
所生而為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天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為中悅
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
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
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子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鄰其貌頹然以秀其氣熙然以
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子嘗私語人以為此真廊廟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
年弘治癸丑公為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侈機巧而多偽公至移侈以朴消偽以誠勤於職
務日夜不懈時子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
循循更職甲富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翦其無蔓起

嘉良而植之子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歎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靡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歎息興懷以為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為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為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為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為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既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為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為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忤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為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

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獻贈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二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為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為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為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為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為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墮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為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且繁劇難為惟部屬為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恒君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且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襍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阱議者以

為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為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為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其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為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隱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隱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為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為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為六監其桎梏之緩急局鑰之啟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不至於其常乃雖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三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故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

月而予適來當事天子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為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為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為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為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為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情自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好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

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為木閉令不可而密奸不弭而消
 桎梏可弛縲紲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為大小
 人事微而謀室無能為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為同
 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為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
 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

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都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
今為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

君朝章將復黃樓為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
 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
 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修馬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
 而樂進歛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崖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從從颯颯洶
 洶融融若風雨驟至林壑岳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
 恍不如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
 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
 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
 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翱翔而將返於沛宮者
 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啟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

夜氣起於郊坳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峰矣子瞻曰噫嘻子固疑其為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
瀕洞之瀆而為是也茲非南郭子慕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知之乎其誰聽之乎當
其滿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討窮力屈氣索神
僅慄旅城之及及覲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憤靈擊於耳瞶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
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
滴滴汨汨澎湃掀簸震蕩潏潏吁者為竽噴者為虎作止疾徐鐘磬祝嘏奏文以始亂武以居
吹者嗚者囁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啾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感於
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釣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始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
以盪吾胸中之抑鬱者乎而吾亦胡為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且奔騰漂蕩而以厄
子之孤城也固有夢之為而為者而豈水之能為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為是天籟
也亦有夢之為而為者而豈水之能為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為
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為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為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噤然而笑曰客之
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氣以遊於鴻濛兮
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於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
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霧

森圍圍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
時聞寒溜聲滄溟嶺連天凝華積鉛鉛峽嶮峭前浩蕩無顛嶮眩耀勢欲倒谿迴路轉忽然
當之卻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潏然中瀉水磴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岨而高掛如
瘦蛟老螭之蟠糾蛇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
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躡躡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
六瑤宮傍有王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
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十峰寡猿怨
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感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
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群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
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
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復目驚
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為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
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換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
為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峰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絨書白雁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卧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卧茅齋且自由。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谿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是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正氣，誰能晚節負初心。襟情老去鷲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梢尚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谿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與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牀。孤吟動翠雨，何處卧龍岡。

王文成公全書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九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
當軒野鶴復時鳴
風光於我能留意
世味酣人未解醒
長擬心神窺物外
休將姓氏重鄉評
飛騰豈必皆伊呂
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
起從風竹舞婆娑
疎慵已分投箕穎
事業無勞問保阿
碧水層城來鶴駕
紫雲樓閣笑金娥
搏風自有天池翼
莫倚蓬蒿下鷓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
晚林雲石坐高涼
閒心最覺身多繫
遊興還堪鬢未蒼
樹杪風泉長滴翠
霜前巖菊尚餘芳
秋江畫舫休輕發
忍負良宵鐙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
長松落落水浪浪
深處平野風煙淡
斜日滄江鷗鷺翔
海內交游唯酒伴
年來踪跡半僧房
相過未盡青雲話
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
回首諸天隔翠微
千里月明京信遠
百年行樂故人稀
已知造物終難定
唯有煙霞可倚憑
為迂疏多牴牾
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瀛給圖郭生作瀛給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圖益不知其為誰矣

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為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群夢想形容恐未真
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瀲灩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
景中况有佳賓王世上更無真畫圖
粉風欲雨吟隄樹春水新添沒渚蒲
南北雙峰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
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
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
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句之試觀予鬢果見一絲
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尚非真豈亦殷勤效一絲
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
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群巒
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
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巖岿顛有泚
俯窺蛟龍窟匍匐首如稽絕境固靈秘
茲遊實天啟梵宇徧巖壑蒼牙相角觝
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

入雲霧峻陟厯堂陞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便倦陳
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齋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著我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
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
滿田家憶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迴峰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
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雁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
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雷雨雷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為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

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世中夜起坐心中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蠓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酒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為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數群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谿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崖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啟洞口蘿垂釣半鈞沒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
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纔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為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谿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
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尚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
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尚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醪忘形爾我雖多缺義
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邀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愠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屋微合看石
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
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埽谿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閒關。
雲壓帽兼愁重，峰雪吹衣著鬓斑。
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
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
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
樽酒無因同歲晚，絨書有雁寄春前。
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
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葛纏。
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
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
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
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編。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峰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
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
短鬢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絃為誰好。
斂翼憐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
緬懷冥寂巖中人，薜衣蒞佩芙蓉巾。
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
清谿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
高閣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
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
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
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
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說。
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
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
山

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于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
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為寫蒼龍真台今阜
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徧天下